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八

蕭山 朱檉

職制

諫議中

審時圖治疏 順治十三年

吏科給事中臣王啟祚謹

奏為審時圖治以答

天心仁愛事臣三月二十七日捧讀

上諭以冬雷春雪隕石雨土引過自責急圖省改仰覩我

皇上自有敬

天法

祖勤民之要務而非小臣所能贊一詞者但人君克謹天戒臣人

之有常然臣以言事

君者也而敢默默已乎臣念為政者因時而出治猶治病者隨

庭而下業也臣觀創業垂統周於三代為最久三代以來漢為最久蓋以寬易之以即有寬仁如人疾病之餘下登衽席可以偃内憂安天佑漢室周頌成康漢言文景良以其培植者深而休養者厚也以臣觀今天下大勢天運剝而將復世局阨而歎平此日方升如夜將旦亂極治將

皇上身兼創守培萬年基績之業可當於極力修攘中思以寬深之德與天下相休息之時也伏願

皇上剛柔互調寬嚴並用省時務之緩急各因其所自而求之或戰要或戢詳假以可權寬以時日

深宮密勿之地修焉而考其成使臣下循守其職如春夏秋冬

之各司等令、
皇上撫時責效、以風雨露雷之不爽等期、則以作有功、惟大哉
秋矣、然臣更有說焉、
皇上軫恤民艱、無遠不至、然九閽萬里、民隱何從周知乎、而
皇上司耳目之寄者、巡方也、伏冀
勅諭巡方以勿拘情面、惟矢公忠、民間利病、有知必告、則上下相
通、呼吸共喻、宇宙無阻塞之氣矣、至若刑也者、帝王治天
下之大法、然而曰弼教、曰祥刑、統之曰明允、則刑原非得已也、伏冀
皇上法泣罪之仁、布解網之令、
勅于刑官、加意詳酌、何者為不知而誤犯、而刑可少寬、何者為難

剖之疑案而情有可原寧失出勿失入則足以培養天和導

迎矣若夫各地方學堂之請 祈

皇上下暫停之令焉我

皇上節儉率下凡貴存除等來河工萬不得已民力已竭者赦

皇上鴻庥河伯效順故安使民稍為息肩之時也各地方修建想

亦視為要務並而名為捐修恐不免于聚斂之臣 祈

皇上特准暫停務民間全力供徵調之急需緩一分力役即受一分

恩賜矣至于連年用兵之地必多流移尺籍為虛何取帑

憫之空施之仰祈

皇上生鎮藩臣督兵將帥流民未復業者多方招徠安民之績

一以戰功務使鷄犬不驚、桑麻遍野、則民皆樂業、有以繫

遠人向化之心、一統之業成、而徵調之煩可免、民生遂而

祖德也、

天禧臻而上理登矣、

請敦建極立政之原 順治十四年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傅維鱗謹

奏為請敦建極立政之原以肇無疆之業以開奕禩之長事臣以菲才謭劣叨位詞林出列司道蒙

皇上

拔擢屢加躐晉今職風憲何地謬廷庸愚即摩頂踵不足

仰報

高厚臣區區愚見敢到何敢緘默負我

皇上

擢臣之意臣竊以建極之本本於

君身立政之原原於

居學文

皇上之身天下臣民之所仰赖一动一静所关匪轻而
皇上之政上则创垂之基业在是下则子孙之所承在是谨古
帝王之治统道统在是一学一问所关匪轻臣故先以有切于
君身
君政者为我
皇上陈之伏惟
省览焉臣闻慎修谟陈乎迪德修身传通于予执诫以
君身者万化之源而表正之极也我
皇上自临御以来
郊庙祀事以及耕籍诸钜典兴建诸大事至亦

躬親克成盛舉、且
深宮而軫民瘼、披覽而勤午夜、勞神焦思、以經緯天下、即古
之未明求衣、日昃不遑暇食者、何以加焉、亦可謂誠當哉
逸遊乎、宴安疾苦者矣、近聞
皇上時有巡幸、臣亦敢以大禹于逸、周公于觀、書欽書觀魚綱目
書巡者二十九、比擬戒
皇上若起居有注、做左右史書動、而數數乃坎、照非誠以示萬世之
皇上春秋鼎盛、精力有餘、雖一日萬幾、不以為昏、而攀躋多御、
未免過勞、臣欽 ○
皇上以重應舜盥之中、時廑恭默思道之義、庶起居慎出入以

穆穆之宏度，體天道之安行，詎不美歟，不然，或寒威栗烈，

炎暑鬱蒸，或晦明風雨之不時，雖主

上天保定孔固之身，萬分一慮，然臣不得不覼縷過計也，臣請

皇上自今頤養天和，時加慎重，毋勞心，毋勞形，寧靜而致福，毋

動而生塵，

皇上念此一時之舉，為萬世史冊之昭垂，豈細故哉，從此強固精明，

符宋真德秀之說，欲避危遠亡，如司馬相如之諫書，則

壽躬康泰，而海宇戩寧矣，此所謂翠華萬種之慶也，臣又聞堯舜

之世，都俞吁咈，交警疇咨，所以從古稱為聖政，即為聖學

今所謂經筵也，經筵起於宋，宋儒謂君德成就，責在經

廷不以謂經筵之上羣臣咸集有取於百僚之師濟不徒在
詞臣周旋也茲而欲收其實不得但襲其名哉
皇上天縱聰明左圖右史淹貫博洽邁絕千古且講讀不離于
側業已無日不學無事不學豈特經筵之際不明矣况已有
文華殿工成舉行之
古且屢見諸臣章奏臣復以為言不幾贅乎臣有說於此昔黃帝
訪道於崆峒光武論藝於息馬宋真講禹謨於苑中原不
以地拘如今
景山
凉喜亦可舉行何必拘之

文華之傳也臣請自今
命輔臣等博考舊章舉與
大典而
皇上臨御講官不必尋章摘句須援古證今隨方啟沃於經史之中參以時政之得失反覆陳說以盡其職臣尤不敢
皇上之獨為學而啟諸臣之共為學凡遇講筵一時大臣師寺對道六部畢侍於是議天下之大計陳兵民之疾苦
皇上詢以職掌使之詳細條奏既可以覘諸臣之才品諸臣有問報告
皇上有問輒對果肯

上心立使屏黜耶

允許行之，又可以規諸臣之識見學問，不必如前者章疏之上，僅

侍一該部議奏之

旨，而各衙門之發，仍踏前套，寫再議之文，至諸臣中有職掌

不可舉動關奇者，

皇上立加斥飭，甚則罰治，如此則學益增，政益舉，諸臣皆恭敬勵，各

盡厥職。令今古之經筵召對，遂可課發，而為一，於以救碩畫創[illegible]

良法美意，遠邁前代，而卽隆之治，既美斯致，謂陶有道之長之

以上二條，愚臣一介愚誠，披肯反之狀也

睿鑒，特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實圖修省疏 順治十四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因災陳言實圖修省以祈

天佑事臣聞之天道與人事恒有二理之感應之際甚微而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之人君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前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重煩

宸慮俾摩臣齋心祈禱又聞即據見陝西巡按題報異常火災三月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復察禮部移文內稱欽天監具題推算本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五

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位臺端、覽之不勝悚
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遇望、逕奪月光、是爲陽勝陰、
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
至易卦爲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已甚、於五月望復月食、爲
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既、亦爲災變、然在漢庸亦令主尚能
遇災恐懼、因予積赦、況我
本朝尚法緩刑、赦予甚密、不敬天勤民、修省之實、可並論乎、若
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
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屢年以來、實甚敢言之士、緣予
降斥、沈滯下僚、屢予遷

恩詔未見施行、該宜

勅下該衙門速為察奏、取自

上裁、以聞言訴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繕修

宫宇、自戒、今

皇上孝思不匱、創建内殿以修祀事、重功難緩、至於外土木

之工、不論大小、請

勅諭該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專意養兵恤民、昔漢光

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善政、

謫在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

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主法不赦、功令赤虔、人知懲懼

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何宜輕加重刑、若飭報考成參
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宜
勅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賢能、此
因詿報錢糧、仍能按撫保留、務使民生普獲、明年十三
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寡、今恤刑
已畢、又屢經覆款、豈尚有刑之未詳、冤之未理、况廣有司
奉行、實盡從上下其手、况皇華之使、道途驛路、任意稽
遲、今宜請
勅下該部、各將應赦予宜馬上飛傳、各直省督撫遽爲清理、
仍將前釋過冤滞姓名、併款覆報部院、以免積案、若夫錄

寡孤獨、王政所先哉。減議及所有甚微，五品以下俸祿及廩、例宜一並照舊支給、昔漢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於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弭、將數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飢饉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專責於經固防邊隘、撤下戍兵減去二三者、數千里往來之勞、省數百萬供億之費、俟歲稔財豐方可決興大舉、以上各款、臣不敢為無稽之談、考諸往古、參之當今、俯竭愚忱、仰瀆

睿鑒、伏冀

皇上深思遠慮、圖之於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於既安之以

一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為務、迨驕盈之易玩、則以節儉為先、民力仰竭、用一復二、稼穡宜開、種場處寬、招携懷遠文法是尚、仍

嚴勅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共厥職、以國為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勅之虛文、勿以偹護之故事、庶可以消彌災沴、雨暘時若、而三光亦為之改色矣、

請蠲賦寬逋 順治十四年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請蠲見賦以裕軍需寬舊欠以蘇民困事伏見數月以來亢暘不雨麥苗枯槁畿輔之間以及秦晉齊豫三省苦

聖慮之運河淺涸漕艘誤限

皇上宵旰憂勞精虔祈禱為臣子者自宜披竭愚忠仰佐

當宁之憂臣竊

皇上簡擢言路已經半載每愧素餐無能圖報茲蠲賦一事敢為

皇上陳之夫一歲之入自足供一歲之用今兵餉歷欠至於半年壯士荷戈嗷嗷待哺誠可為之寒心即准撥鹽課銀兩接

濟一時曷敢裁窃恐天旱無秋從何買米三軍坐斃擇
賊手於臣大司農長虞却顧之時而東那西借寅支卯糧
既已然坐此術矣計惟有節有一法耳今大工累建支費
浩繁已

皇上勅令暫停土木或云已興之工不便中止惟勅自
宸衷酌量緩急輕重擇其緊要者先行趲辦其餘皆俟陸續
經營有得一分之錢即可留一分兵餉仍乞
召戶部滿漢大臣面詢錢糧出入之數四月以前解到若干用過
若干各項經費若干應撥兵餉若干除備支抵補外尚缺若干
項若干逐項逐季逐盤打算須明得其數可知其大略一絲一毫

皆宜早為預備、寧留有餘、不盡以充實府庫、一切不急之需、
其餘已之典祀、如從節省者、或經費之外、偶有供應、仍行取給
內帑、不至又動大部庫帑、務核宮府合為一体、出入數每相衡、於
是二三年間、
天子
躬行儉約、則京師風俗、自皆歸於德、满洋崇尚敦朴、自然
國有備積、餉無匱絀、財有兵強、士飽馬騰、而神氣愈壯、
威灵訖於四海矣、臣比謂簡兄貴以移單需者此也、臣從埴中
據臣部廷佐三大困一疏、詳言江南之民、困於催科、皆緣
新舊並征、民不堪命、諺云、人窮呼天、疾痛則呼父母、
皇上
代天子民百姓、即

閩

省路，實臣所以大聲疾呼，誠不辜繪鄭俠之圖矣。前者

財賦本重，加之以海賊搶掠，土匪橫行，客兵騷擾，吏胥

吸髓已竭。乃遇者果未登，而餉已急，徵用殷而倉已隱。查本

年者則已矣，積三四年之逋欠，並徵於一旦，不分新舊，統

以十分為率，民知完之不能矣，完將此皮骨以榨血比，皆知

逃之不能矣，逃將一降調，以圖卸担，官民兩窮，而

國

計坐受其困，協餉兵餉則又以望梅止渴，畫餅充飢，以司農

催徵之文，竟成一頒紙不盡之局，第一年荒歲歉，鳥窮則攫，

獸窮則噬，奈何而不為之所也。伏乞

皇上

勅下戶部詳議，將積欠一項，或分年帶徵幾分，或分年帶

徵某年、稍從寛免、以示用一緩二之意、庶天旱可回、人心可鼓、將立見歡聲雷動、無不爭先輸納、以完逋賦、而

國計可紓、元氣愈固、萬億年載綿長之祚矣、臣所謂寛舊欠以甦民困者此也、伏祈

睿鑒

請定遼陽規制 順治十四年

吏科左給事中臣王益朋謹

奏為請定豐鎬神區規制仰祈

勅議，俾舉以重萬世根本事。臣惟周誕興豐鎬，与唐起於並，事関重大，貴立開先，非之規模不立，則無以垂奕葉、示來茲。臣有一得之愚，可以厚功臣、收提利、明京府、宣教化、重根本、備海防者，敢不為

皇上陳之。臣稽載籍，歷代建都不一，明洪武都金陵，永樂遷北平，以金陵為南京，雖各功臣隨遷於燕，而所賜田產，皆委家人差的主佃耕種，收獲租粮，代送本主，原非虛國而遷，置舊都於

偏處之戒

朝定鼎燕京，以遼陽為發祥之地，實猶昔之南京也。自墨勒根王

前且補苴，而陪京規制，闕焉未舉。

皇上敦政加意根本，懸爵招民，權宜鼓舞，究竟所招不多，生聚

無幾，閭閻未廣，名器徒輕。頃見遼陽知府張尚賢招徠

不綴一疏，有云去歲自去組，復招到總點，開創遼陽，原出自

皇恩，請

勅部設法招徠，或此法難行，更有彼法可通等語。而部覆以為

招民之例，原經會議，題定已屬破格鼓舞，臣部毋庸再

議。臣愚以為與其懸爵招民庶之方，大不如倣明初之制，

將盛陽等處田地酌量分給功臣之家，今其委託家人
莊頭耕種，收獲俱運本主，彼之地利既熟，而耕種必饒，又
無煩司農之籌畫者，況八旗兵丁，加以連年水患，戶部議給
借帑公款，兩受虧耗，孰得孰失，明白易見，至於近畿之地，圈
給八旗，
朝廷雖有撥償，恐難悉知原數，以臣愚計，莫如就此將盛陽所屬
餘地查數撥給有力之家，亦仿多給生齒民去失業之處，
俾無地而有地主
朝廷解拋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較之近日懇賞招徠，其間
實易繁難，相去遠矣，且旗下回人常言關東土地肥饒

可惜拋荒無人耕種，由此觀之，誠亦匡民之政亟宜行者，此政

謂厚功臣，收地利之一也。臣陪京舊制，立明朝南京，設有文

武諸司，而科道糾參之責，部司權衡之專，咸得與焉，廣議

宣法立備，往時亦尊南京監國，不止專臣留守。今遼陽既稱

盛京，則應察照會典，量設部院科道滿漢官員，按時修舉。

誠大典禮，至於舊時衙宇，似未甚壞，略加修葺，所費亦無。

所開皇太后又知府張尚賢全遼文選已頒，一疏內云遼陽舉子逕

吉出閣，攜妻挈子，千里播遷，情尤可憫，較之寄籍之遼之承平

生員，視

嚴諭為故紙，畏出閣如虎穴，亦意雲泥等語。臣愚以為士為四民

之首、自當遵
旨奉法、争先恐後、以風小民、何得藐視法紀、如府臣所云、伏請
皇上廣勅兵令出關、各還故土、勤學力農、一體承遵、則其教友
相依、携帶人口、正自不少、如有直省俊秀人等、欲赴遼試者、
許其全家移住、即與田產入籍、應試每五名一為互結、立法
之初、暫免冒籍之禁、大抵不立市地開耕、則人情不肯爭
相趨赴、於作養士子之中、寓於綏人民之計、此或謂所宜等
遼東教化之一要、至於遼陽等處、歷代以來、皆為郡縣、明初悉
改置衛、止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勅設一府兩縣、其餘各城、俱未建置、至今海隅未識風俗

莫測、有偷安之患、机要宜詳、臣思

祖宗陵寢所在、王氣攸鍾、實為重地、若不預為防維、則沿海地方、一旦賊艘飄忽而至、登岸以扰之、臣愚以為山海以東、凡大小衙所城池、俱當建置郡縣、設立防守、撫綏聯屬、生聚教養、立為一策、此謂重根本、備海防之一道、臣又有請者、

盛京興王重地、自是上國規模、明洪武陞集慶為應天、永樂陞北平為順天、嘉靖陞安陸為承天、今遼陽府名亦宜陞天字、知府應改府尹、則名正言順、足法萬世、至於前代大小臣工、怙過不悛、或調發南京、使之砥礪修省、果能悔過、仍復調回、今以衙盡罪犯徒發遼陽、雖不填實

發祥之一端、並而記陳之甚也、又寧古塔、尚陽堡、尚可比之前代遼
遼之塞、而遼陽左右、既屬
盛京、當為明之屬天等處、商賈輻輳、士民樂居、佳麗尚盛、斯
稱天府、豈可使罪人雜處其間哉、且此輩奸久狡猾、其心
必異、子孫習染、種類不齊、敗壞風俗、尤其小者、擾亂思逞、
勢所必然、更不可不查為區別也、臣荷蒙
皇上知遇之恩、感奮思報、知此不言、不於欲怨招尤、臣不眠歟、如
果臣言可採、統祈
乾斷、俯賜施行

請察財賦以重邦計 順治十五年

戶科都給事中臣劉鴻儒謹

奏為請察財賦確數以重邦計事臣竊惟古帝王以仁儉進邦生取民必不盡生財生制用必必有生式誠以天地之生財有限國家之用度無涯若不總計出入之數定為不易之規式一書昔還印頒之可為救時補苴之圖終非久安長治之計耳自我

朝開國以來百度維新創制立法務臻美善獨於財賦一節關係軍國之鉅而度支之數屢見不敷致屢司計之仔肩羣工之獻議非一日矣遂至汰冗員增榷稅廣開納皆積

適極之至於師生膳廩孤多不倚亦被裁減議求闊節
之道已甚不奏而吏實皆不得已權宜之策殊非完並有
餘年家之交説程猶曰時當創將四方未奏歸誠尚有
用兵軍需常午又兼之賑濟修防建置之費勢不得不並
耳乃今南服日就削平勢將底定若不於此時統計財賦
之數準其出入定為經久不易之規則日後一日因循補苴
豈能長繼更何以致國富兵強奠民生而紓邦計建萬世
不拔之基業也耶臣愚以為天地生財原自甚多必其源本
末流詳其權衡將足供一代之用今計臣廩倉錢穀之中
賦役既有全書掌握豈其確數臣請通計一歲之內凡地賦

丁搖鹽徵律稅務有輕齎重運及贖鍰乃例等項即録
兩至粒皆一一撤底傳出共同改入若干數務於

皇上

睿照於心亦俾百爾臣工較然共見統須度長絜大取至
中至猥瑣無益者、定議汰除、如勝存養濟等類皆應照舊
議存、至重裁減、約計省惟正錢糧若干數、並改乃計一歲
之中於

上方

飭應官吏俸薪兵馬糧料及郊祭禮儀修築工役以至
於郵生存勝胥役代食、凡各部寺所掌種種需用通盤
打算、共合若干數、亦須剖晰於滯取至中亦經世益之費
所可罷除者、亦春議罷除、其應用之款若干數、即將兩

數相衡一時雖不能入浮於出要使所入之數得合於所出之數斯謂量為會計之準以示遵守但於一衡量之間出入之數不能相當終非久計則須長以謀開節者又不可不亟講之臣愚竊謂

國家費財之大端惟兵而天下生財之本計惟土是使兵農同業庶可以漸有度支而紓國計蓋莫善於屯田之法矣向來以所養兵餉之厚今有田地多荒

朝廷下民屯之令招集開墾立責未嘗不善然而設官設役多豢康孝驛交議紛擾總計得不償失宜惑乎不旋踵而以云蓋請罷之原稱古屯田之制原不立民而立兵是生食

既用相次則不必另設頃役新立科條請予可以不黏而
具今各省民田雖已徹闢而未能盡闢至於多處隱匿
旧田土新經察出奏報匿田尤多何可使地有遺利也臣請
自今各省營兵之家無論近腹地方察其頃田土之可耕者
除講武之外悉令兵丁開墾屯種止須生在疆界信書判給
使之則趨於自力但務不費則不能舍予求近利則難以奏
功尤須量其種其先生程效既人力備天時盡至自然取
獲之盈則數報可以徹穫議減數年之後倘時益廣則轄
輸可以去省屬和府兵之制去予則解甲胄而執耒耜
有事而執干戈則釋耒耜而執干戈無事司農而生不乏

兵古籍良法，今能變通行之，何難復見於今日哉。至於新復之地，尤所宜行。今蜀黔已全入版圖，所得之處必需駐守，然而土曠人稀，駐守為艱矣。今兵至一處即一處與民，則根本自固，戰守咸資，而進取有建瓴之勢矣。效漢臣趙充国之於先零，晉臣杜預之於宛葉，確然又補之

邊策之臣又有稱者，順天左右郡縣，拱衛

畿根本要地，自今旧人圈佔，得居重馭輕之計，但幾輔之民失恒業，則贍養無資，流離甚衆，即有撥補低劣之地，皆有何係屬，豈能按而已業，是又無田可耕，而人有遺利矣。見今喜峯、冷口諸關以南一帶地方，彌望千里，或招

膏壤、並可立國之和、原屬人民耕種內地、未墾棄于邊

外、殊為可惜、

國家亦既肇造邊區、統馭中外、合其令民間移於出邊開

墾者、悉許認為己業、永遠耕種、沃土新闢、可收豐饒之

予以豐穫、則趨者自衆、待數年之後、然後漸次起科、則歲

裕民已堪為

神京之屏障矣、之二者、皆係軍國起見、若俾廣為設歲

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國計可以漸紓、民賦可以漸減、則

猶將因之益力、九賦自備節式之外、然後為三年餘一

九年餘三之備、不惟糧費有資、抑且後患可持、立

開代之宏模已肇億萬年不拔之基業矣

請召對言官　順治十五年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臣楊延敏謹

奏為請召對敷陳之官以廣諮詢以別人才事竊見今日進言者多而實見施行者十無二三豈皆言之不當哉

皇上慎重精詳必下部議部覆之說可否者有

旨有不依者是權歸於六部之臣竟以為未奏者焉歷攷古來開創之主垂裳御燕間之間無不與賢士大夫講

論時政之得失、臣下有於數陳、即補牘面奏、無異家人父子、故言者得以卷其情哉一

皇上留心政治、凡有奏疏、無不卷覽其於天下之事固已燭照而洞晰之矣、然大小臣工止憑紙上空言、不得親見

天顔、詳悉數奏、其胸中之所欲言者、已不得十之七矣、下情既不能盡達、而一下部議、或因循遷就、見不合、或緣堂属議論相左、往往以天下大計、目為急務、概置而無用之虛文、庶政何由而舉、善之臣請自今以後凡有上疏陳劃指陳言、遲疏無用者、即與叔嚴、不

必概發部議以蕆行接、其果於國計時弊實〻

有關計、令啟奏之員隨疏入對、擇其可行者即予

施行、其可採什之兩可、時將有詔於雅者即召進言

之員、與部院大臣面相詰難向論難商榷、核下議令務

使是非判然利弊灼見、

皇上親加裁決、片言立定、則臣下鼓舞踴躍、皆思竭智

効忠、進言者不敢以庸常浮泛之說輕瀆

宸聽、持議者亦不敢以苟且塞責之心虛應故事、大小臣

工日主

皇上耳目之前、即可以辨其識見之高下、才猷之短長、

運有各衙門員缺不必盡拘資格隨才器使此又
於敷奏之中通明試之典以聽言之內行人之法甚
嚴舉之凡言皆自
皇上斷之既可以省部議之因循凡人皆自
皇上用之亦不但遵會推之成格較之每遇大僚缺出
皇上教四推敲而終難定人者不亦相去甚遠耶臣獨慮之
一得惟
皇上採擇焉

請培元氣定章程 順治十八年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昂玉謹

奏為一統之勢已成根本之培宜豫亟培天下之氣並定一代章程以基久安長治事臣中州下士隘陋中書末叨二載荷蒙

皇上特恩拔置臺班雖竭犬馬愚忱未足報稱敬陳末議用佐

高深。窃惟帝王手定太平當標法伊始已建有子孫萬世不拔之規必先於國脈人心加意培養故垂之典章皆太和元氣充足洋溢使奕世臣子守之而足以為治恭遇

皇上仁育義正，親政以來，削平海內，天與人歸，無於利舉可立，勵精與平，諄切誠諭，撫孔嘉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圖雍熙之化。今去滇黔平蕩，大一統之勢成矣，億萬斯年之業定矣。而臣從鄙之遠計，去保治之道，不可不豫計根本也。念天下止此百姓，墳之無惟與百姓相休息。令之百姓皆十六年以前流賊土賊焚劫殺掠，百不剩一之殘痛，近兼以連年用兵修河諸大役，勢必一一取之民間，而立於諸臣嗜功令之精煌，誰敢不從心深慮，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意，但無問不肖有司，陋規相沿，或巧

借名色假公肥私，古有之，即以錢粮論，節年通欠百姓苛差，此正供之外私派耳，上司之供應猶其之半，征漕米之幫貼，支役之軟抬，抑銷之截運，銷算之打點，黃冊之科派，諸如此類，雜項數倍于正項，而又火耗重加，受刑勒取，百姓賣兒鬻女，日以填貪吏之谿壑而不足，民力幾何，矣至正項之不能敷之情弊種種，雖言官亦經屢陳，部臣亦經屢飭，而有司故習因循，不肯實心奉行，則皆督撫疏于覺察，切責之故耳，請

敕各

督撫嚴飭率屬，嚴飭府州縣，痛除陋規積弊，遵依賦役全書，以易知由單為主，不得於由單之外加派

不毫如有枉為加派者皆核據不特佯訪糾參重
吏以為剝削小民之戒至于刑獄者民命所關稍事
敢詳平等致奏不可不慎之五刑之設不得已而用是
以立內三法司掌天下大獄而平反之主乃專設集
司理之而總以皆核據之鞫定至有重情贓罪各憑
者入告況是則羅織有禁
皇上如天好生無有宥罪之
特旨故有所剝後決者赦一人之小過所以養天下之廉恥
遲從寬之死法所以進斯民之仁壽十五年十二月
內部臣孫廷銓白親謹杖立法追呈至差詳刑疏並

欽宣告中外無犯使人曉然於

皇上泣罪解網之心刑期無刑之意而已近日愚民犯法

情猶可矜或以無心而成鐵案或以有故而羅覆案又

有一種走空君棍專借務貫詭告枉狀倚仗強援希

圖騙詐但指督撫等衙門一狀告准經年難結數

家流離印信公審皇已甚救于既破之產既柵朽之

骨而况不肯向有無犯狗情則受賄者乎請

敕各督撫轉行所屬承問等官如遇有借務枉告者

審實按律究擬倘問官有枉狗情弊督撫不時

體訪糾參重處則天下無不中之刑罰矣法賦詳刑

時足衣食足而礼義興、訟獄息而風俗美、培養之道
皆出路于此古之、哉考二帝三王、嘉言懿行、垂之典
謨、炳炳麟麟、我
皇上躬親籌幾、良法美意超越千古、詔
勅命史臣將
皇上親裁大政及
特侍諭旨、彙輯成帙、類為一編、或載入部院卿寺衙门職
掌典則內、一併纂修刊刻成書、藏之冊府、為子孫世
守之寶、咸布之中外、為百官承式之良謨、如是則法
度畫一、而籌年有道之鴻規、定于此矣

治安長策疏 順治十七年

吏部尚書今降三級臣孫廷銓謹

奏為遵

諭陳言敬抒管見事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恭讀

上諭引咎省躬實心圖治恐隱微之失闕直言之路今部

院大小衙門據實條奏直言無諱以補闕失雖堯舜之

聖明湯武之智勇無以加甚盛德也第臣愚昧無以仰副

玉音謹竭一得之愚為四款為我

皇上陳之

曰崇廉恥古者刑不上大夫言大夫為士民之表帥必素

有以養其廉恥之心、而後可以漸化導及下之近見
內外滿漢各官、一概吏議、革送刑官、其官罪之有去
尚未經詳明、即加刑訊、雖曰既為不善、刑辱其所自取
而問是情、然於養廉恥之道、似有未符、臣等竊以為
除謀反叛逆等項大罪、即行革問、審其正法外、其餘
別項情罪不善、先行詳審明白、果係情真、方可擬罪、
蓋人至貪私壞法、良心已滅、及見
皇上
仍加之以禮貌而不款遇、使同於庶民、人則感激之心
必生、其悔悟之念、勃然於法、既云戮而又以養廉恥
之道、勵士大夫、庶風化紀綱、兩有裨益、其關於

皇上通經存禮之初心、非淺鮮矣、

曰定考成、有司、牧民之官也、上關

國計、下保民生、最為要緊、自錢粮考成以緒繁難、

致降級革職者、一歲不可勝紀、人材摧殘、催科踏到、

為吏者只以考成為慮、而向百姓之責更[illegible]取亢

旱災疲弊不由於民、因以為錢粮係軍國要務、催徵

自不容緩、但四部銀米物料、款項不一、每件分為十分考

成則考分所係太多、致於失很、終日救過不暇、今莫若

將考成則例、

勑下戶部、再詳加考訂、酌量寬減、上不至於虧

國課、下不至於識人才、加惠百姓、作吞

天和、至於吏治亦有裨益矣、

曰慎名器、查總督巡撫、皆職司封疆、責任重大、皆加

蕩平匪盜、綏輯兵民、雖俱不足以言功、近有捐助賑

濟完竣、部予應加級者、皆得加銜、如加侍郎尚書宮

保銜者、固

朝廷優示鼓勵之意、但部費原以獎有功、而宮保尤以褒

有德者、以重臣如督撫、而止就區區微勞、屢膺卿

貳宮保之職、當重位者、莫不圖小功以邀大位、復誰

肯竭君畢忠、於封守之大計乎、如有封疆大功、

又將何以加之耶。今依總督巡撫保舉功勞滿應行加銜者、錢有捐助者項、亦應酌量紀錄、毋加級加銜、應一概停止、庶名器不濫、而重臣亦得詹膚矣、

曰儲人才、古語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言儲才者預也、今滿洲子弟俊秀者亦不乏人、科甲既停、學問無養、殊為可惜、緣之漢代都門內外之士、皆誦讀孝經、誠以經學為人才之本、變化之源也、目今選說之老、固曾有人、但恐所學不能致、令有乏才之嘆、今查國學內每佐領下、亦有一人肄業、似屬太少、今酌量每佐領下再各添一人、共作二人、更選老成教大通治體、明經術之

臣以為之師務得曉暢大義以備

國家之用數年以後必足人才濟濟而文武之選皆得其人矣以上四款臣知庶政教或有關以風化或有切於治道雖言之未必盡當而不敢不竭其愚誠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illegible]

請立大本以圖治安疏 順治十七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為欽求治安長策必先立

之大本以成交泰之盛致予臣聞天下大器也置之安

則安置之危則危又聞古人之言曰創業難守成亦

不易是以有天下者兢兢業業不敢稍自暇逸而又篤

念小民稼穡艱難至於君臣之間動色相戒咨嗟反

覆以丁寧之並以順天道合人情垂謨著訓以為後世

法則至於數世子孫崇業而安猶得以食其福昔太

公望之告武王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詩曰

上帝鑒觀求民之瘼，由是觀順人心，即合天意，歆
太平永保，惟立人君，修德行仁，始終不懈，以仰承
天眷而已哉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握定天下，兵不血刃，荷
上天之眷，既厚且深，故以來，草除弊政，愛育黎民，至仁之惠
始開創方新之時，夙夜勤政，惟欲使天下之人各得
遂生復性，然而今天下百姓未泰和樂，兵馬未冬練，
習，吏胥卑身，奸欺士風未見篤厚，賦役繁與財力
匱之，是以勞
皇上焦思，每見於詔誥諄諄也，今又天時亢旱，虔已求
[illegible]省過之誠

言、臣以為天下未臻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
繁、以至良法美意不能青閭於窮簷、今
敕各衙門據實條奏、云不竭其蜀見、敬獻忠藎
皇上日月之照臨、其有害民生者、見之施行、而其大者尤
至君臣同德、凡有大政事、於
召見部院大臣、如人才進退、吏治賢否、民生休戚、典禮
因革、軍需有無、刑法得失、章疏所不能盡者、
面加諮詢、協於中道、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
之風、其上下否塞之象、若群臣進奏、尤必求為長久
可行之計、勿為一時補苴之謀、必其尚寬大平易之術、

勿為刻薄瑣屑之計、立綱陳紀、竭智盡忠、期於
軍民得所、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
而和人情、立大平以成交泰、為久安長治之策也

敬陳時務八段 順治十七年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啓謹

奏為恭遵

上諭求言敬陳時務俯盡臣節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腐儒荷蒙

皇上特簡俾長諫垣數年以來不能直陳時政闕失为

國家興除利害常懷溺職之恥伏讀

上諭因天旱災異引咎省躬令群臣得極言時事虛己

忌諱臣不覺感激涕下有此

堯舜之君而臣若向來不能直抒讜論依回兩可畏禍贍

顧妻蕭戕風良可羞也臣謹摘時務中有關

君德有裨

國計民生者列为八款伏祈

皇上垂察焉

建言諸臣首宜優恤也言官之設原以補衮拾遺为

既莫止糾繩且下而不敢匡弼

君父則唯唯盈庭何貴吁咈唐虞之世猶曰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今

上諭亦云十二十三年間有言官奏參者悉予開復如

李開生李禍曹慧直犯顏業已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准骸骨歸塟家口還鄉仍加優恤以彰敢

諫之忠竟以匡積困之盈予亟飭流徙降革諸臣亦

各加存録次第擢用則海內莫不鼓舞歡慶從此

忠鯁之風翕然丕振不致徒以循章容悅為保身家

祿位之長策矣

刑獄宜復舊制也

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曉然知所趨避今屢奉
上諭增改律條耳目惶亂矣
皇上懲指兩籍後之令原為懲貪並法意發而貪風不
止今又改為庫札大貪大惡反漏網於吞舟之魚
皇上因民間玩法者衆故增枷罰贖之例今貪汙官
吏反倚此以害民婪錢丟入私囊愚民不知怨府
朝廷
皇上欽誓徇情之官問承向不公者票擬大辟立法太重
此後刑官承風希指欲免己禍枉入人罪以刻為明

以殺爲感怨咨之聲上干
天和此危迫日旱魃之所由致也伏乞
皇上俯然更將陳去新法孝復律條則天下歡呼解網
上帝必垂降甘霖寶祚必靈長久遠矣
錢粮催科不宜太急也天下之民有困迫之苦有逃
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緯支之苦有
打造戰船之苦有藩府朘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
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沒之苦又有水旱不時之
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豐裕也今不問疾苦概
責以十分之錢粮而此則又有私推私派或一年三

四次派出河南地方除經兵馬經過勤派車輛印給
四萬餘兩此外之數過於正賦者不知幾許矣近日
國家用兵百姓攤派之苦代兵代馬解草料解
釘鐵解油炭解船木桅木竹蓆席送十室九空目
前急務謂宜趕徵現年將帶徵者盡緩以示
朝廷矜念民艱之意至於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亦
皇上厚下安宅之仁也臣愚以為督撫之
有司人才催科急宜從寬久任之考成之法專以催科
為主郡縣急飲之寬簡心撫字地方要截去以考成殊
欠一等勻之一縣爰且為一路發矣文結糧積逋纔因地

荒民窮即由而省遠累其使懇莫返生亦不能支起
況府地方留一貪吏民心尚有所係今不敢多舉摘
至治行尤卓者如原任松江府知府李邑華太倉州
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衛州知府袁國梓紹
興知府王追議湖州知府劉愈奇等皆有守有才
表表著於前根旧久亦空概今論罷小民攀頼涕泣
更可如何
欲聞久安長治之業須重愛養百姓之官臣愚以為
皇上
凡考成應降應革者已
敕核
按察至治行如果民心愛戴輿論稱賢不妨特疏題

裁省冗費之類

一、宮帑既經劃分為定額可以免更易之弊民間此情形團可以昊安矣

兵餉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如今戶工二部錢糧日絀即

內帑此積餘有幾何各處新舊大兵月餉壓欠動至半年呼庚呼癸者甚以應小衙堂錢與空耗之於神宮梵宇何如節之以飽騰士馬賑恤飢荒伏乞

睿裁酌量可緩者停之量籌不實已者亦乞

勅部因舊增設不當分者廢棄其有一分即當其限酌量節一毫即養其窮命脈昔漢文帝欲造露台而惜百

金之費以為破中人十家之產故能剷至殷早存
庫充盈海內又安前事可為明鑒也
邊防亟宜整飭之方今中外一家九邊息燧
家專責藩平南方不設精兵擾將抽調赴征為要
武備單弱猝有野人窺見虛實風塵一警烽火徧
驚安不忘危何須長慮伏乞
深思遠計無事而廑有事之防西方天下形勝尤宜
未雨綢繆選將練兵修城聚糧廣斥堠稽出入不
勿忽為任通商以啟戎心
一　貢路不宜大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

恭照省迄之論

國家之用技宋太宗足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哉

皇上屢次開科網羅英雋超軼桂芳而進者因士風廢敝以為多收不若約取遂將生童入學科舉之數減之又減大縣止進十五名科舉各裁至半孤寒之子歎眾一矜如登天之難竊恐讀書者日少既不為農又不為儒至抱才負章者好勇疾貧必至弃詩書而為戎首聞近日南方盜賊多有廢書不讀之輩是學校之設原為養成碩彥亦以羈縻奸猾伏乞

睿裁仍復三年兩次進學之例至鄉會中額亦再加擴之哉

比旧例稍減三分之一使斯地之士不至於牢騷故
處挺而走險亦救寧之最要著之
服色不可不辨也歷代帝王創制典禮衣冠之式
原不必同但貴賤苟底豈容莫辨
皇朝定鼎十有七載君臣章服与皂役并是不甚分別
懇請敕下焉乞
皇上詔禮官博采前代斟酌損益務於
大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体以為萬國觀光兆民瞻仰尊
朝廷而垂之首名分亦不患於褒越矣以上八款皆臣素日
懷之胸中者今幸遇

欽奉省過之旨

皇上頒布德音求賢若渴謹披瀝陳伏祈

睿鑒

請復封駁舊制　順治十七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李振宜謹

奏為垣臣職掌宜明封駁舊制當復伏乞

睿裁允行以收直言之實效以建萬世之治平事我

皇上一日萬幾夙興夜寐事有遺舉獨是可杖多端

有可以行之今日不可以行之將來者可以行之一隅

不可以行之天下者倘

皇上之可否為依違待頒而已行之後始紛紛條奏請收

成命則

於是有反汗之嫌部臣已執奏

旨為定例矣明知其不可緘口腹非不忠莫大焉臣請

勅下科臣凡值發抄之日務詳加磨核如有可議即奏

請改票縱其議有不當毋律

皇上推敲裁奪是誠已治而求其益治已精而求其益

精矣至於

上傳奏中近來有不由科臣而竟發各部者夫六部六

科之設相因表裏原有深意科臣既任耳目之寄
歎以示見示憫責更揣摩於吳漢之進抑亦難矣況
上倚
寄中每任一年半載而後知之及知之矣復以為
上倚
寄者拘忌顧慮遷延又久補救維艱工作如流水嗟何
及矣臣子扶持恢詐狥情市恩往往主窺此說究
之時茲支封駁胸中原無成見於是彙科抄夕上
封事攢營固有於小速遞態亦何能辨識呈封敢
之利後而
皇上
永念過舉多部具陳敢犯矣

用人宜寬小眚疏 康熙四年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臣趙廷臣謹

奏為用人宜寬小眚圖政必勵以收效事臣思古今最難得者賢才上天所愛惜者人品從來英哲之主不忘使過之典尤多承舊之恩我

皇上憲天法古銳意治安於真才異能共圖上理而又廣人才納精選授銓選當其人俾於宵之時臣何敢復有冀於用人之論但思馬必服遠而信其力士必入官而徵其才與其求實績於寸長未試之士孰敢

責。為難就著迎以致於一敗。再屢之員于國撤傳知
目今官員更易之內，宣多精明幹練之才，或因公詿
誤，或小過罷斥，以致廢痼終身者比比矣。以吏論
之，職司錢穀者，非不勤於催科，而短徵之賦數全
完，帑微之參革忽及，有於論功而屢於論罪，可惜
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反，而有心失入者不復咎，無
心失出，必罹咎罰。至大案而僅以微眚，可惜也。職司捕
盜者，非不盡心搜捕，而諸捕之職，效未嘗記功，一盜之
疏獲，已然議處。至勞績而計止小疵，可惜也。請如
各項職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稱為精明幹練者，而因

地方受過罣誤去官者亦能奮志效惟是一才一能
皆生成賦畀以為
國家輔治之資即部員亦上應列宿而偶以一節細過
終身在一官之困阨掊沒而攘之大違愛惜人才之
意實有令君子所内省者又何嫌於動念耶若吏之出
更進擢之
聖教之下大小臣工數年以來寧云因公罣誤不過瑕疵
安乎伏念天之生材如地之產木棟樑之姿每以風霜摧
折而成器成大用蓋求真才於廢棄之内寓悠激勵
振之心尤倍於尋常萬萬之也臣雩

皇上勅部將內外大小臣工分別罣誤緣由其中果有才能可録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採録之恩而於選途收得人之效矣

請行講讀疏　康熙六年

吏科給事中臣藺挺達謹

奏為敬陳

新政之首務請行講讀以隆

聖學以端治本事臣惟自古帝王首出御世必先勤以學問以

請求治理成就君德開一代太平之運哉

太祖
太宗開創大業既重武功尤昭文治
世祖統一天下懋勤聖學討論經史手不釋卷以求治安天
下之道故能立綱陳紀紹述鴻謀歷百餘年有道之
長今古莫過
皇上恭親大政百度維新
天心之眷顧方殷
祖宗之付託甚重臣民之愛戴彌切以天下幾務至繁庶
待理於

皇上之一身自非講求經史窮究義理深知前代興衰
治亂之原以及人情物理纖悉難知之事則凡措施著
發用人行政之際何由悉洞於至當以臨天下而垂後世耶哉
皇上聰明天亶固不學而知然必藉採討之力然臣歷觀古帝
王即生知之聖未有不資學問之益以勵躬修而臻郅
隆之化者則今
皇上親政之始誠最重大莫如
聖學一事矣哉
皇上臨御數年深宮之內日就月將
聖學淵源臣下既難窺測但深宮雖勵潛修而於萬

義之能未與於士大夫於指講讀則講習之功豈有
作輟日時
勅下禮部詳議講讀之規制
内府所藏
世祖校訂諸書擇其深切治理如五經四書皆修身治國平
天下之道惟通經而後明理史書通鑑載歷代治亂
得失之跡必鑒古乃能知今
命講讀官每日分條講讀務俾明白曉暢剖晰大義
皇上於機務之暇講習細繹寒暑勿輟並慎選老成淵
正之臣以充講讀之任使之朝夕侍從啓沃

[illegible]行遊之端

聖懷益進於高明

聖治日臻於光大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請行召對之典疏 康熙十一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爾謹

奏為請行

召對之典以通民隱以隆治平事竊惟天下事惟宰相能

行之諫官能言之今言官言不許風聞各省兵民疾

苦水旱災荒以及盜賊蜂起貪其日熾言官身在都

門高能達經數千里之外是以披疏陳拜毛舉細更
而風俗民情多有賢否俱不得上達
宸聽實則
召對之典宜行也請譯內閣大臣原以啓沃
君心參謀國是引
君盡當道為責既為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豈容
君憂國之憂但
召對不勤雖欲披肝瀝膽而不可得也昔唐太宗勵精圖
治開館閣引用房杜等一十八人更日直宿聽則從

宴燕見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並啟就寢是以當時君臣俱顧向答如家人父子相見於一堂之間君敢聞而無不言臣文言而君無不納此以貞觀之治至今膾炙人口臣敢請

皇上親覽之時哉

御批詩問哉

俊發大齋

天威時話滿漢大臣俯賜

詢問凡政治之得失生民之疾苦官評之淑慝以及某省雨水支持某省災荒特甚盜賊如何可除貪風如何可

息部院暨按如何可以為人河工重運如何可以
不悞今各條答可否必言救时切務是該臣為忠
國家利弊生民休戚宜如何補救一时之術與久安長
治之道備箸於篇等去手至部院該臣多有做司於督
奏之时
皇上以爲名何果能精練政務通達民隱去方如不负職
掌为拉列足以明目達聰而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敬陳用人之道疏 康熙十二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龔爾謙謹

奏為敬陳用人之道宜勤諮訪以求真才以收實效事竊惟治天下之道莫大於用人然知人則哲古帝其難之故虞廷命官猶咨岳牧宣聰明濬哲尚有此不及哉識以我用人不勝舉若以人用人之大也哉

皇上深居九重嚴邃高貴常之賢否吏治之清濁豈必盡知

聖德宥部大臣面

諭外廷股肱心膂之托不爲不重責成勤於諮訪以恐聖治

心切終未得要之臣惟宰相之職首在薦賢而職掌之重莫過六卿至於理庶務者六曹之司屬也表率於吏者直省之督撫也其司屬督撫者誰能至成於部院乎此部院者誰掌至欽於內閣乎則六卿之賢否當於內閣是問司屬之賢否當於堂官是問督撫之賢否當於部院是問敢請

皇上於引見之時

御殿

特召內閣部院諸大臣俯賜

詢問某人才品優長某人才具疎劣某人存心正大某人

存心惟邪，令其一一陳奏，給以筆札書記姓名交於
皇上。畧倣唐太宗故事，於
召對諮訪之時，令諫官隨其後，脫有不公不法毀譽失
真者，許諫官立行糾駁，不得有隱。倘諫官通同朦
蔽，不與糾參者，事發一併治罪。如是則
天威咫尺之下，虛託難行；
大廷廣衆之中，亦且良心難昧。即有積猾，亦不敢欺
皇上之聖明；倘有偏徇，亦必畏居傍之指摘。誰敢置
議於不顧，而恣懷私罔上者乎？於是上下一体，君臣相
勸勉，因而核功以察其行，因跡以求其心，或忠或佞或

亦或抑或抒誠體

國或因羅懷私交之未有能進

睿覽古今之

乾斷量為去留則人人悚惕而在於大臣庶無不公忠矣

職仰答

皇上用人求治之盛心矣 臣晝夜思維有治人無治法

故書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見用得其人而天下

之事自然就理皋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多在於安民

然惟安民之要又在於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

[illegible]

臣謹斟酌下今乃五撫為知人善任之法上塵
聖覽倚素
睿鑒採納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詔令亟宜必遵以信功令疏 康熙十二年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魏雙鳳謹
奏為
詔令亟宜必遵以信
功令以定國基事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主乎詔令

而詔令頒布於天下者尤貴遵行所謂大哉王言
者也苟發之不慎而持之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
則敷天之下莫不悚然而悅服書曰令出惟行傳
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可不信乎臣閱邸抄見今日
已經奉
旨定例之事奉行不力者有之臣以為當慎擇於未發之前
不宜輕棄於既發之後否則
詔令下而不遵令未久而報變不特為陽奉陰違有
負職掌撲之
國體

王奉議未見其可之以徵收雜項錢粮銀七錢三分之例奉有

旨矣今直省州縣存留收放未嘗力行之以每錢十文作銀一分之例奉有

旨矣現户部每發錢一千作銀一兩而市肆貿易每錢一千竟有作八錢一二分不等之以不許行使鵞錢之例奉有

旨矣今各直省貿易鹽錢向雜以故之夫旧錢換和以制錢壅塞制錢價賤以錢法不通豈凡奉行者之不力乎以禁鑄爲衙役之例奉有

旨著今各直省大小衙门衙役蝉聯或改換名色或其
人朋充未嘗遵定額也如禁裁会悞久之例章有
旨著今直省各處鳴鑼燒燭聚歛號佛未止也如禁敢
飾香修之例章有
旨著今街衢徼賤雲詩奢華自若也如禮用非刑之例
去華艷擬之例種索支馬之例俱章有
旨著今戰實故犯列之弹振古今之也凡其之数难以枚
举皆因内外臣工積玩成風全不實心擔當實力
遵守是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其人代為宣播百姓何由而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故人代為事行百姓皆從而得和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而發不遵令民不守法何以示大信於
天下紛嘉謨於萬世伏乞
采勅內外部院督撫大小諸臣嗣後洗心滌慮務白隨
休凡一切事
旨之倒之事有益於民生有利於風俗者實心舉行一
件悠通內而五城外而有司如事行不力者即
參舉立正劾勿計考成作立必釐切畏疑懼事者
題為即為之勿事高且以塞責事當言即言之勿吞

畏避以誤公則法令亦遵而人心大定天下共仰

皇上之明且斷矣

培元固本疏 康熙十三年

工科給事中臣成性謹

奏為內治與外威並修固之本以重邦本事竊惟滇

黔告變以來我

皇上運籌深遠叢慮周詳聲罪致討拊叛逆將視指

日計滅此去足深患古臣愚以為一隅有可進將用兵

國家急務宜任各省其事之地臣者加意稽覈後休養愛惜使百姓之雞犬桑麻安其故常乃為太平之象今逆致作亂譬諸人身疥癬之疾苟能調保之寧歸然之足臣竊意自勿藥而愈其定理也昔宋慶曆中之吳及反仁宗為之罷經筵臣案致敬謹書趙師民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記其文占古訓也今方多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謂先王遺範可以講其事之然不足有為之業且恐以為過矣況而仁宗嘉納責者竟以講學無倦臣伏見我

皇上宜勞於上仍舉

朝廷大典，垂謨襄定，職直駕仁宗而上之矣。以是知內治不懈于成，而文法不妨于武備，天保采薇，原並行也。但此時正宜以保仁厚澤浹洽人心為安內急務。而催科之中，當寓撫字；昨先生矣，而稽查之際，當禁誓誣；詞訟繁矣，而審斷之下，當慎株連；未必殘矣，而閭閻之間，當戒囊橐；邪萌矣，而先之牙之戒，當善保全。此皆留心于民間培之本于平日，要皆有司實行之也。伏乞

皇上嚴敕各省督撫，鼓勵循良，敦修實政。凡有貪悉害民之官，立行糾參，不洵因

大計之以有事之時反自勝實徇衣務新所收勿聚所
恩勿施俾百姓遂生樂業共慰昔驚嘆之聲有歡
欣鼓舞之氣則國之元氣固而民心以勝結矣

請務恤以培元氣 康熙十四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郝浴謹

奏為民生至苦

聖心至仁並請

下詔務恤以培元氣事 臣惟兵者國之神氣也民者國之

之爭之未有之爭是而祚爭不益壯正自逆賊猖亂

天討用兵誅凡用兵徒方楊柳而雪兵困多勞供應輸將

民尤倍苦臣仰例

宸衷務欲不殺為武不擾為安實至願也臣從前所未聞

欽諭軍前原有殺傷良民搶擄婦女之禁戒

皇上誠一體萬物之心矣雖未必盡能奉行諒亦不仰體

注意猶是百姓之困苦已及二年尚未有矜恤之一詔

睿慮憂民至深且切屢廷諭臣皆知之彼倉君百姓深山

窮谷之中未必盡知之臣請自而略言之徵收錢糧

兵餉急需勒限完納雖不急公但民力有限保其

雜費雖地丁款外多費一分即款內少納一分以致正

款拖欠有悞軍需今查

奏飭內外各衙門凡未經由軍營案歸通行通一切造冊

銷算等項禁革上下使費隨勸令民力全輸于公家

勿使婦子膏血徒飽貪腹

行文全錢糧歸掛欠一切招買軍需名為市易實係里排

比戶按價或貪官扣或蠹役互侵未必盡得實價

今若從算正賦給與印票印官發之官價亦免中

飽之侵漁民沾實惠矣於輸將二者小民輸輓必資民

力路有平險里有遠近車牛而外挑肩背負苦狀難

言中有說其脚價徒逞又其底彭用兵日久民力时
勞宜令督撫查明于年終造冊題報俟每有爭
平之日照地方遠近次數多寡分别酌恤然时先
令小民感而踴躍三之根米草豆群列單前恐委
虐辞官員随到随收其損索收費故為稽遲以致
裝載停泊人畜露宿或風浪不測或雨湿人畜物
既可惜民亦可憫宜令各省督撫查收放官員以
仍蹈前轍飛章參奏官皆本公民益趨予四之數
以其本支雜息數目第由休養而推言之耳然休養
而推正為利物之計倘民窮財盡餉從何出耶且

溫諭一摺又所以昭
皇上視民如傷之心為今日用兵大根本昔漢文帝末
有亡國之失而下詔引咎後世以為雅言唐德宗下詔
李抱真入朝言曰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人情
如此知賊不難平也孟子有云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豈不信哉抑臣更有請者賊亂以來湖廣有停徵秦
有地方浙江江西有緩徵秦有地方被賊蹂躪不能
播種者多且勸勞撫綏之民有望
九重萬里未沾
浩蕩之恩者似宜與浙江湖廣一律酌量優恤者也乞

皇上勿棄臣言為迂闊如蒙
命允將臣原疏留中万姓幸甚微臣幸甚

請統籌國用全局疏 康熙十五年

掌陝西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郝浴謹
奏為統籌國用全局特
簡重臣謂議夭者舉一廢百之言務矜以治易亂之理以
仰佐
數年有道可自兩年來添兵調兵添餉籌餉種種之條畫

隨議隨行並二逆至今逃誅等方依然梗命臣以為
天下雖動生靜以治之天下雖煩生簡以御之請先定
皇上至聽至仁之至心洞然見其賊之終而我破而致羣
臣亦肯因討賊之急以生病我國因討賊之久以生病
我民並以以至誅卻以至怠忽之長策以出試姑言
受病之由如戶部錢糧入不敷出預議生節一疏下
該王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因見戶部出詳等數款
約可增二三百萬兩並缺數尚多臣竊窺
聖意中謂羣下各各持說見非但該部所籌出數諸事
是遷延不籌餉之局也且籌亦良難主計臣為軍需

破例則銓臣必以為病選而妨賢去銓臣為
廷封衡則計臣必以為阻格而失便即二部奏曲遷
權去屬臣又喜為局外之高談以切劃兩部而不遠
於用者在內之所以難設法而易見病也近三法司
熱審臣因刑部會勘會見陝西督臣哈占揭臣
杭愛提問蒲城知縣吳兵齊一案因知縣以十三年
兵餉未欠一分有餘未在家民恐慌軍需故押借面
民裁餉以待補捐不量里民畏縮閒侯該令遂怨以
民叛請兵而該督恐一時激變遂先拘該令提參將謂
民叛不過力不能輸畏刑而怵官將謂官負不過貧困

可比兼省以急例官与民遂交受其病也者今條有紙上之條陳令官何以必稱令民何以力支其責於之所以雜集多而易见病也且又閱邸报见江西巡撫條國禎為地方傷殘已極新例過繁實難遵守一疏求聯吏報內言有死徙逃亡僅一二新役去而家遭契殺而仍拘在役去供刀俎餘生苟活去既拘在役則死賊可知何為家遭契殺家遭契殺則為賊可知何為尚拘在役巡撫身在地方何為不爭救於契殺之於又何為安徽巡撫靳輔為義者遲遲于一疏內歸言勒索騷擾之害至引聲焉以為證而不敢揭參其為誰

則以知其外之督撫亦難於行法而易於見病也夫中外皆難於此是終當一舉

朝廷之功令於表於國計民生以討賊不可但取快於徵兵搜餉之爲得而一切不顧也今欲振兵戢爲起於除其可復一時取禍於民哉

皇上爲民之心獨有其課良吏一篇而已乃指納題補其爲民牧計典畢陂一概不行有司以謀叛誣人而傾民家武官以兵權驕人而戕民命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責屬將不能行其內科道憑不救風聞言事即有實按下督撫一勘即沒是孔何所爲國何肯

為民以都下直往橫行衝民衛帶節戚推有衛門而不能除之以致之是皆係由政大經而四方層醞之所從生由是以推仍必仗節據旄而以討賊之人陷陣衝鋒而後為破賊之爭中必滿落文武大小各官之所行合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皆足以致賊也可不總彙全局通盤打算以收萬全之效哉臣以為議改終責申明舊章舉予終責排察公論皆權終應大利功罷有司終應大行激勸追賊州縣終應參文武徼變民情致賊益多之故以見議兵餉除戶部已有條款拜逋不時條奏外凡與議諸臣終應各據己見直

陈一分洋臣惆然各有風俗人情者言生可生
银几分偽臣深知八旗兵馬家口催急輕重之詳
者者言节可节银几千几万生一分刻胸足一分节
一分亦胸足一分各衙门整剔一分亦足以更
皇上一分之憂愆蒼生一日之用度以家一時之急以上
勤民條路
皇上特簡偽洋才望重臣究竟詳议務令三五年確可
遵行之规矩使上下信向俾足將之地方无抵於亂
足亂之地方漸歸於治印誠逆剋下棱有亦何煌
遠慮之遇手此贵

社稷之計惟
皇上神明高遠以堯舜為師以天下為心熏陶聚中外
二情理故臣敢以迂闊之言進不但討賊正以固治
而固治正以討賊也

請寬言路事疏 康熙十八年

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臣范承勳謹
奏為請寬言路之處事仰
賜召對諮臣以收讜言之實效于萬惟

於追
慎選臺垣以資諫諍原欲垂昭迪
皇考匡弼國政之恭讀
太宗文皇帝諭諫官朕躬如有不德即行規諫如受之行
如君不加爾等之罪亦不令爾等質對
世祖章皇帝令言官各據見聞極言無隱所言果是即
與採用未當亦不必加罪煌煌
祖訓已垂萬世矣近來吏風怠壞罷沓日甚
聖心業已洞曉諭旨皇皆積年積習以夤緣引靖多最優
時則知而不確舉不敢妄參且與受同罪定以畏是去
為受誣不並行私營苟可如何皆因臣等顧忌畏縮

不能冒例糾劾緘默之愆抑又何辭云爾

聖主者已求言之日亦許臣實心悔過之時合無更

予之定例俾得專牘直陳表列劾舉于有骨鯁去

私者褒勵一二過於戇直者亦曲示優容兩班諸臣

日侍

御前京公扶私何難立辦惟主

皇上平素留心黙識隨時自有甄別且聞古帝有勸諫之

求治世設極諫之科求之如此其切而尚不肯盡言者

重拘以處分之例擬望于直言敢爭者令各衙門三品

以上官或即係科道內陞或歷事中外最久出皆諳

諫之員宜其識見但定例甫載凡係言官條陳者
降調等語因而忠君愛國之念不勝其畏功名之
念者有之凡遇災異修省詔許直言乃近即止矣
有聞必告目語書必宜何乎災異興乎時而二致乎
合其以成俱裁一例條陳則言路愈寬而人心愈奮
矣此是治道之大要通上下之情哉

皇上
憂勤在政每日令部院各衙門堂官及科道等官
以次進前奏事原於宵衣旰食之中寓鑑別人材之
法也但進趨唯喏不過片時一二語即辭疏徹覧亦
或不能悉燕陳情弊迎歷來督撫提鎮該臣皆仰

特旨陛見面諭方議畧口除利弊宣主京述臣揣不
可曉對
天顏兵行胸臆守狀乞
皇上於前歲之暇不拘在京衙門大小官員
聖衷訪採知其皆同不附
召對詢以政事闕失及情度并並令各舉所知以備擢
用其稱則私合耗則公進兄人少則被召在我自
扶偏私之見以干宥
宸聽惟
聖諭既處何可於表面盡而人亦難逃

皇上洞鑒之中矣語云勿蔑之言聖人擇焉況此皆股肱耳目之臣身荷一命自獻乎大凡條奏或有密實可否乏於口陳必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則諸臣才具之短長心術之邪正品行之優劣皆為

皇上淵衷可默識令推簡用之際可以立斷無難不但通達下情而且周知群工之賢否矣至於實擢拜每人務不同

天威咫尺或恐有畏憚忌諱而不敢言亦惟聖衷以

宸衷誘之訓誨以壯敢言之氣是又在

以天之涵覆乳微臣詎敢知也更有諸古明良交儆乃

盛世吁咈之風近祇臣章疏每多浮泛譽詞是

不以虛辭瀆聖聽

居職日間時陳大小河道民情切

皇躬一道

祖訓詩令規諫侍從美辭詞於庶務禁臣言官交推知

以言動撓不肯見有限狀頗我

皇上集思廣益重聽並收則忠告日聞太平可立致矣

慎起居疏 康熙十八年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

奏為

聖心惕厲方殷

皇躬起居宜謹謹竭愚忱仰希

采納事臣惟地震之變史冊常有並京師根本重地

而震驚如此則歆紀綱故八月初三日夜有流星犯斗

人心惶懼訛言繁興重之敲僕日增竊盜間作星變

於上民困於下目睹之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

實敬身與敬百姓而已蓋

皇上一身

天地之祐饗臣民之精命四海　也

迩年以來臣每於邸抄見此届秋冬

皇上

間有境內之巡行雖從風問俗下照民瘼原非

比於遊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愚以為[illegible][illegible]

來興必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臣工曉戰將士久露於

邊外而兵革未清災荒盡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

皇上

宜日御便殿召對群臣諮諏治道俾用兵之地

如何令其早奏膚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

袵席若復游郊而萬一驚戰馬逸犯之以節勞

而慎動之

皇上愛勤惕厲並未有巡行之意而犬馬忠忱不妨

不敢為陳惜昔漢光武西巡郭憲當車而諫曰方

隴初定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微行楊士奇

諫曰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臣不

敢妄希古人而竊有懷抱

國憂

居之念實出一片樸誠伏冀

睿鑒涵宥俯賜採擇焉